

世界文化論壇報

CULTURE COMMUNICATION

北美第一家華人文化報 在美華人的精神家園

2023年2月28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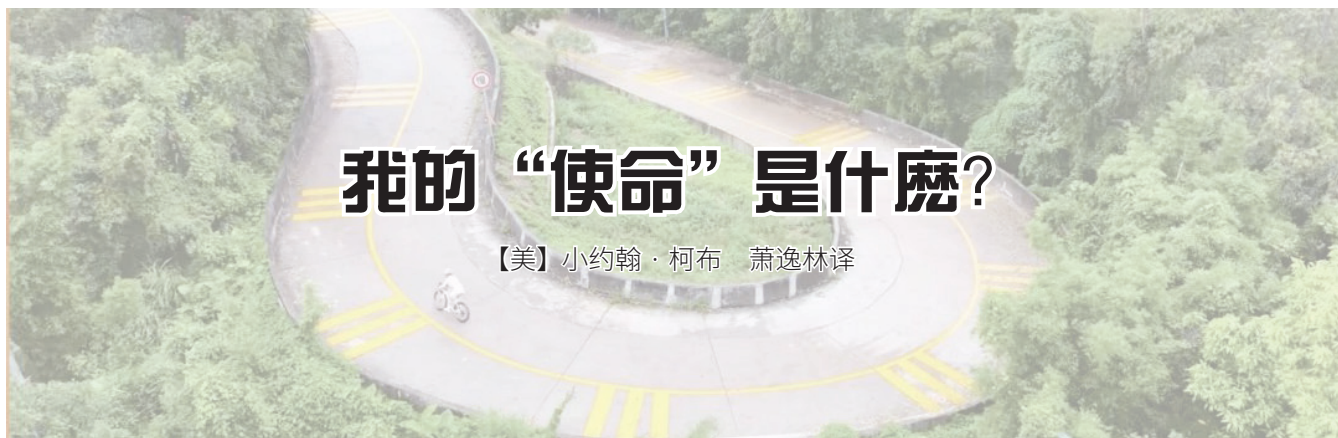
第93期

國際標準期刊號 (ISSN):

1540-2339

主辦：中美後現代發展研究院

協辦：美國過程研究中心



我的“使命”是什麼?

【美】小約翰·柯布 蕭逸林譯

“使命”這一觀念在西方有重要的歷史。這個詞暗示我們被“召喚”去做某事。基督徒長期以來一直在使用這一詞匯，以強調為教會終身服務不是出于個人的現實選擇，而應是僅出于一種個人為大義而行的選擇，上帝稱其為牧師、僧侶或修女。所有這些獨身者的誓言都強調了他們特殊的角色。

在15世紀，新教改革者認為，每個基督徒都應響應上帝“召喚”或完成“使命”，而這些并不需要獨身。為機構教會服務只是許多多種職業中的一個。基督徒同樣被要求成為律師或醫生，鞋匠或商人。無論什麼召喚，人們都應認真追求它，為上帝和鄰居服務。這種教導可以通過讓一個人在日常工作中產生高度的服務意識而實現。在封建社會中，這種方式行之有效。每個角色都需要知識和技能，每個角色都需要為整體做出貢獻。強調這一點可以給所有人更全面的參與感。然而，隨着向工業資本主義的轉變，一個人的工作被理解為謀生。“使命”這個詞對許多人來說只是一份職業，一份工作而已。

響應當下的召喚

無論如何，我們被“召喚”的想法仍然可以喚起更深層次的意義。懷特海強化了這一點。他教導我們說，事件的每一個瞬間、每一當下都可被感召達到最好。他的術語是每個“現實緣現”都有一個“初始目標”。就像傳統的“召喚”一樣，這一目標來自上帝。就對個人經歷的影響而言，很像“使命”的原始思想，但現在通過存在主義概括。現在，在這一時刻和每一刻，我都

被召喚去做并盡我所能。每一刻都有召喚。

培養與他人的健康關係

這一召喚通常側重于與另一個人的關係。那個人可能是我的配偶、子女、我的朋友或陌生人。這種個人存在參與了我的瞬間經歷。我在這一刻之所以是我，部分是因為那個人的存在。這種存在豐富了我的經歷，我對它越開放，對它帶來的東西越開放，我就越富有。在某種程度上，我感受到了對方的感受。

有時候僅僅和對方在一起就足够了。但通常一個人可能被召喚去做更多的事情。另一個人可能是孤獨的、焦慮的或有不安全感，要求我對此回應。也許我祇需要表明我願意傾聽就足够了。這也是我們大多數人力所能及的第一步，即便我們通常也不接受這一點，我們更喜歡說自己，而不是聽別人滔滔不絕。與之相應的是，其他人感到我們對他們的感受和需要不感興趣。相反，我們倒希望把他們吸引到我們的興趣中。真正的傾聽和回應是罕見的。

對他人開放并不排斥我們說話。事實上，有時祇有分享我們的猶豫和軟弱時，對方才保證會傾聽，我們才不會被先入為主地

本期要目

- | | |
|---------------------------|----|
| ◆我的“使命”是什麼? | 01 |
| ◆全球過程人的盛會 | 03 |
| ◆中國哲學智慧核心：三才中道 | 06 |
| ◆大轉變：從分離到統一 | 09 |
| ◆生態人的另類活法 | 12 |
| ◆轉換與超越：建設性後現代主義
在中國的發展 | 13 |
| ◆卡爾維諾小說中的生態文明觀 | 15 |
| ◆兩個胎兒的對話 | 16 |

判斷或嘲笑。彼此之間相互傾聽和肯定需要不斷調整，才是道德之始。我們經常需對他人或因他人需要而行事，而不僅僅是傾聽。有些人需要食品、住所和安全。在某種程度上，我們可以而且應該直接回應，尤其是當另一個是朋友或家人時。陌生人的現實需求也需要立即給予切實的回應。

促進與自然界的健康關係

但我們周圍的世界和我們經歷中的時時刻刻不止限于我們與其他人。西方倫理過于關注人際關係。我們的寵物扮演着重大的角色，正如植物和鳥類、昆蟲、草、樹木、土壤和岩石也是如此。這些“他者”將自己獻給我們，并在我們的人生經歷中占有一席之地。他們也有他們的需要，尤其是今天。人類的陌生者和自然界的需要往往會導致另一個層次的道德行為。我們祇能響應這諸多方面中極少數的需求。與現實相比，我們個人對它們的意識微不足道。認識到這一點令我們對更大的社會和自然環境的健康感到擔憂。我們想要一個人類共同體，所有人都對包括自然界在內的萬物福祉負責。

當我們躬身自省時，我們會意識到我們是誰，我們在從事什麼。在很大程度上，這些不過是整個社會功能的一部分。我是美國人、加利福尼亞人、退休成員、教士、神學家，等等。我入世于人類社會的大千世界及萬物蒼生中，他們緊密相連，使其他人能夠識別我并形塑我的自我認同。我的福祉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大千世界和萬物蒼生的福祉，我知道這對其他成員來說是正確的。無論在怎樣的社會中生活，我們都不可避免地要成為真正相互關懷的人類共同體，并從中受益。雖然我可以直接回應同事的極少數需求，但通過建立共同體和治愈自然環境，我可以間接幫助許多人。

幫助建立公正和可持續的共同體

無論我在多大程度上傾聽他人的意見，都已經在參與共同體建設了。這是所有人都可以充分參與的起碼層次。但大多數人在面對他人時，會被要求采用其他不那么個人化的方式來塑造和強化共同體。這可能涉及參加會議、在委員會中工作和接受特定的責任。在某些情況下，它可能需要我積極參與社會政治。有時我可能會被要求對外代表共同體。在各種情況下，我被召喚去尋覓共同體福祉，從而超出了我個人影響他人的能力。有時這真的涉及個人犧牲。更多時候，將私利置于共同體公益之下最終成為對我的極大獎賞。

反思和倡導富有同情心的公共政策

但通過積極參與生活來響應為共同體服務的召喚讓我明白，這種道德活動在另一個層面上引發了問題。有時我看到共同體的行為方式是自我毀滅的。在我們的世界中，表現為人類共同體對大自然的巨大破壞。我們

可以展望一下，以采取更明智的行動。這是政策層面的問題。無論政策如何，共同體需要參與生活，但不斷調適政策以適應新情況并改進之對所有參與者也非常重要。公平正義和可持續性是制定良好政策的關鍵目標。我們被要求去支持好的政策，這意味着我們不得不卷入到所生活的共同體政治中。對一些人來說，這是他們的主要職業。人們常常看到，有些狂熱偏執之人以犧牲他人為代價尋求進步。事實證明，那些將個人道德置于個人私利之下的共同體，終將傷害其他共同體。這可能發生在所有層面。過去，深執的信念就常常導致宗教團體之間相互傷害。

集體偶像崇拜批評（如基督教崇拜和美國例外主義）

在我們的世界，這種道德困難性在國與國的關係中頻頻出現，令人痛苦異常。作為美國人，我的使命包括積極的公民身份和參與國家生活。我被召喚去加強和改善國家生活，并保護她免受他國侵犯。但我發現，在道德層面我所做的一些事情會傷害到其他人。為了我的國家，在更大的計劃中，我被召喚去展望和支持那些有助于為國謀求更大利益的國家政策，而不僅僅是為了我的國家能實力碾壓其他國家。在我看來，我確定，一些集體偶像崇拜現象正在成為現代社會解體的威脅。

關於世界基本假設的分析與挑戰

當我意識到我對宗教共同體或國家的奉獻精神對全人類有害時，我不能簡單嘗試通過道德的高尚來解決問題。道德的一般含義反映了對宗教或國家共同體的理解，這些理解實際上導致他們陷入衝突。為一國而自我犧牲者可能也會害死他國那些同樣為國盡忠的自我犧牲者。

我們被召喚在不同的層次提出問題。那麼是什麼樣的前提假設形成塑造了這種對道德的一般理解，并使之服務于共同體共同利益的呢？對這個問題的疑問可能被認為是倫理的另一個維度。我們可以稱之為思想倫理。

當我們意識到做正確和好的事情往往最終會傷害他人時，我們也會意識到我們的想法有問題。這些想法通常在共同體中很普遍。敢于質疑大多數人簡單接受的信念是一種特殊使命。人們要求對這種質疑持開放態度。對於一些人來說，挑戰共同假設是一項主要使命。

一旦我們掌握了批評那些隱藏在我們行為背後假設的要旨，甚至是批評各種道德反映的要旨，我們就可以將其擴展到其他領域。有一些假設構成了我們選擇公共政策、教育實踐、法律制度、社會和自然科學的基礎。當我們研究這些思想領域的歷史時，很明顯，一些現在被認為令人不太滿意的假設發揮了重要作用。沒有理由相信現在還在運行的那些假設就毫無問題。思維倫理學對人類倫理、社會倫理和政策倫理同樣重要。

爲了共同福祉擔起思想逆行者的責任（即便不受歡迎或被認爲是“攪局者”）

倫理道德行爲亦常有種種危險。當我們真正傾聽陌生人的聲音時，我們可能會發現自己陷入了思維方式，甚至行爲方式的禁錮。這些方式令人不安，頗具破壞性。當我們尋求共同福祉時，我們可能會對那些竊鈎謀私者表示反感。可當我們試圖引導政府放棄自我拔高的政策時，我們却很可能被稱爲不愛國者。當我們質疑我們文化中普遍存在的假設時，我們會讓許

多以此爲其生活和思想基礎的人爲之不憚。但是世界之希望在於倫理學，而今天的思想倫理尤其如此，成爲一項研究前提假設的職業。對人類和經濟政策、金融和國際事務的既定假設已導致人類走向災難的邊緣。如果我們不挑戰和根除這些假設，就幾乎沒有機會改變行爲來拯救世界。

（譯者蕭逸林，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學博士，獨立學者）

全球過程人的盛會

——美國過程研究中心 50 周年慶典側記

劉強 王治河 李棟

早春二月的南加州，正值美麗的紫玉蘭盛開的時節，來自中國、美國、德國、巴基斯坦、印度、澳大利亞、英國、韓國等地的 230 餘位研究過程思想的專家學者——一群超現代的孤勇者雲聚有機過程哲學研究的大本營——美國西部著名生態城克萊蒙，歡慶美國過程研究中心成立 50 周年。慶祝活動由美國過程研究中心、中美後現代發展研究院、柯布研究院、美國生態文明研究院共同主辦。

過程哲學又稱有機過程哲學，是當代西方具有重大影響的哲學文化思潮。其影響遍及哲學、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科學、生態、管理、美學、語言等衆多領域。其奠基者是前哈佛大學教授，英國著名哲學家，數學家，理論物理學家，教育家懷特海。作爲當代西方最早反思現代文明的一位思想先驅，懷特海的有機過程哲學之所以能在當代西方產生重大影響，在國際上已經日益成爲一門顯學，進而推動西方思想界實現“過程轉向”，是與美國過程研究中心的積極推動分不開的。

美國過程研究中心創立於 1973 年，是世界範圍研究過程思想的重鎮。其創始人兼中心主任是有機過程哲學的第三代傳人、世界著名建設性後現代思想家小約翰·柯布（John Cobb, Jr.）博士和其弟子、有機過程哲學的第四代傳人大衛·格裏芬（David Ray Griffin）博士。

經過長達半個世紀的筚路藍縷，辛勤耕耘，過程研究中心已在世界範圍開花結果，足跡遍布五大洲，共孵

化出 70 餘個研究和應用過程思想學術機構，其中中國就有 30 餘個過程研究中心。這些研究機構召開了多次學術會議，發表了大量有關過程思想研究方面的成果，在許多方面，直接或間接地推動了社會的進步，特別是推動着人類社會從工業文明向生態文明的轉型。

吃水不忘掘井人，2023 年 2 月 13 日，與會者首先爲對於中心的創立立下汗馬功勞的柯布院士舉辦了 98 歲慶生會。慶生會伊始，柯布博士做了題爲《我的使命》的主旨發言。這位已經 98 歲高齡的老人一開始就直奔主題，開宗明義地指出自己今生的使命就是推動一種新的文明——生態文明的創建。爲此就要具備一種淑世的精神，努力促進與他人的相互增强的關係，與自然界相互促進的關係，努力建設作爲生態文明細胞的富有創造力、共情心、參與性、包容性的健康生態社區。與此同時，支持和提倡一切對人類、動物和地球有益的公共政策。爲此要批判集體偶像崇拜（包括基督教崇拜和美國例外論），分析和挑戰現時代的基本假設。對於因捍衛人與自然的共同福祉而帶來的後果（包括被社會視爲“不受歡迎的攪局者”）要勇于承擔。柯老稱之爲“思想的倫理”（the ethics of thought）。這非常接近中國講的“直道而行，不論東西”。

柯老發言結束後，主持人、美國柯布研究院院長杰伊·邁克丹尼爾（Jay McDaniel）邀請幾位嘉賓上臺分享。其中有美國當代著名哲學家、《過程——關係哲



學：淺釋懷特海》一書的作者羅伯特·梅斯勒（Bob Mesle），過程教育家、波士頓大學莫爾（Mary Elizabeth Moore）教授，過程女性主義的領軍人物、德魯大學凱勒（Catherine Keller）教授，美國過程研究中心中國部主任、柯布生態書院院長樊美筠博士，柯老的學生、已故拉文大學人文學院院長的遺孀杰姬（Jacki Gingrich）女士，來自聖地亞哥的心理醫生勞（Richard Lau），美國過程研究中心拉美部主任伊格納西奧（Ignacio Castuera）博士和中美後現代發展研究院執行院長王治河博士。

莫爾教授認為柯老和過程哲學最大的魅力在於這是一種“給人以希望的哲學”。他不僅鼓勵他人自由發展，自由探索，自由飛翔，而且給人以信心——無論如何恐怖的事情發生，要始終相信：世界不會終結，可能性不會終結，未來不會終結。梅斯勒的分享可謂印證了莫爾教授的話。他說自己雖然在格利蘭德大學教了一輩子有機過程哲學，但從未想過出書，正是柯老的鼓勵，促成了他寫下《過程－關係哲學》一書。伊格納西奧博士說當年讀博讀到一半就看透了現代學科分門別類的狹隘，覺得沒意思，準備放棄拿博士學位了。作為他的博士生導師，柯老說，書有多種讀法，文章也可以有多種寫法，你不喜歡現行的這些話題，可以另辟蹊徑，發現你自己感興趣的話題啊！正是這句話促使他投身於過程哲學與拉丁美洲的解放神學研究。樊美筠博士分享了在柯老的言傳身教下，自己如何開始反思生活的意義，做學問的意義，從而開啓了自己從學者到思者的人生轉變。創辦柯布生態書院可以說就是這一轉變的結果。勞先生談到一次自己收到柯老為過程研究中心向他募捐的親筆信，一看信的結尾，居然是寫自機場。看來當年為了維持過程研究中心這個非盈利機構的運轉，柯老也是真够拼的啊！

王治河博士則談了柯老知行合一的人格魅力對他本人和許多中國人的感染。在這個宏大敘事漫天飛舞的年代，世界不缺誇誇其談之輩，稀缺的是撲身躬行的踐行者。在學科崇拜強勢，“支離”功夫盛行的美國，過程研究中心這樣一個具有跨學科研究性質的、致力於人類重大問題研究的非盈利機構之所以能生存下來，而且四處開枝散葉，結出累累碩果，這與柯老知行合一的人格魅力絕對是分不開的。從早年捐出祖傳 200 萬美金的豪宅，到 2015 年捐出夫妻倆省吃簡用攢下的 50 萬美金舉辦美國生態文明千人大會，他真正做到了身體力行、知行一如。難怪他能贏得中國朝

野上下眾多中國人的愛戴，稱他為“我們時代的生態聖賢”。許嘉璐副委員長就曾當面稱之為“具有大愛之心的人”。浙江麗水蓮都的理發小哥拒絕收他的理發錢，更有杭州的某愛心女士從萬裏之遙寄來一筆善款，點名要用這錢給柯老買點好吃的。也有一些受柯老感召，自己直接投身生態實踐的，如王俊鋒博士和妻子鄭金容女士在福建創建的千畝“和美生態園”。就在幾天前山東蕭逸林博士還來信，稱“受柯老的過程哲學思想影響，春節期間，我將小院子裏的土壤全部篩了一遍。光石頭就淘出將近一立方。我準備種點既漂亮又好吃的中藥材，如黃木香花。等它開花以後，準備採摘一些花朵烘焙成糕點。送給柯老嘗嘗。讓他感受一下東方美食的神奇！”

慶生會以北京懷特海幼兒園小朋友在線上為柯老演唱的《你是我的陽光》歌聲中結束，再次體現了中國人民對柯老這位“珍貴國際友人”的愛戴。

除了柯布院士，另一位挖井人是過程研究中心另一位創始人、剛剛去世的有機過程哲學的第四代傳人大衛·格裏芬博士。因此 2 月 14 日舉辦的格裏芬追思會遂成為 50 周年慶祝活動的一項重要內容。格裏芬的夫人安妮帶着三個女兒也參加了追思會。在追思會上發言的有：格裏芬的老師、被譽為“我們時代生態聖賢”的小約翰·柯布博士，著名過程哲學家、美國過程研究中心共同主任蘇哈克（Marjorie Suchocki）博士，著名過程心理學家布坎南（John Buchanan）博士，格裏芬的摯友、因堅持調查 9/11 事件真相而被威斯康辛大學辭退的巴雷特（Kevin Barrett）博士，以及格裏芬的學生、中美後現代發展研究院執行院長王治河博士。從道德文章的高蹈，到尋常烟火的趣聞，大家從不同的角度勾勒

出一個全方位的格裏芬，了解了許多這位兩次榮獲諾貝爾和平獎提名的“哲學巨擘”不為人知的一面。王治河博士在發言中說，格裏芬博士的畢生所作所為令他意識到中國古人所崇敬的一些理想人格在現實中的確是存在的。王陽明的“以天地萬物為一體”的“大人”是存在的，孟子的“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是存在的，我的導師格裏芬就是這樣一位“大人”，就是這樣一位“大丈夫”。

追思會期間，除了播放格裏芬最愛聽的貝多芬第五交響曲《命運》外，還播放了中國著名生態導演/新農人譚宜永和他酵素孝道小伙伴精心制作的短片《你愛，故你在——緬懷著名建設性後現代思想家、生態俠哲大衛·格裏芬》，表達了中國生態人對這位我們時代的“生態俠哲”的敬意。

致敬完挖井人，慶祝活動進入學術探討階段。從15號到17號三天都是學術研討，議題涉及“哲學與科學：理解自然和現實的本質”；“物理與形而上學：事實、價值和現實”；“新唯物主義、後結構主義和過程哲學”；“大腦、靈魂和自我：過程與身份”；“藝術、美和創造力：過程哲學的基礎知識”；“環境倫理與生態文明”；“發展為了共同福祉的經濟和社區”；“過程哲學視野下的權力、和平與政治”；“培養好奇心：過程教育哲學”等。

不過與以往學術研討會不同的是，本次研討會上臺發言的主角都非什麼過程研究的碩學鴻儒，而是清一色的青年學者。邁克丹尼爾（McDaniel），克萊頓（Philip Clayton），唐布羅斯基（Dan Dombrowski），凱勒（Catherine Keller），梅斯勒（Robert Mesle），魯芭斯基（Sandra Lubarsky），莫爾（Mary Elizabeth Moore），伊斯特曼（Tim Eastman），馬森（Helmut Maaßen），樊美筠等過程研究的知名學者統統做了會議主席或主持人。這并非會議的偶然安排失誤，而是主辦者刻意為之的安排，昭示的是新老的交替，是過程世界新一代的閃亮登場。可惜由于時值疫情以及簽證原因，大會特邀的一些中國過程研究新銳未能到場。

出席這次全球過程人的盛會的一些過程新人的名字值得提一下，他們是：美國過程研究中心執行主任安德魯·施瓦茨（Andrew Schwartz）博士，其發言題目是《更多的錢，更多的問題：幸福經濟的**關係**哲學》；英國生物學家、《糾纏的生命：真菌如何創造我們的世界、改變我們的思想和塑造我們的未來》一書作者馬林·謝爾德雷克（Merlin Sheldrake）博士，其發言題目是《真菌學形而上學：真菌和阿爾弗雷德·諾斯·懷特海》；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的史蒂芬妮·俄瑞夫（Stephanie Erev）博士是一位政治理論家，她發言

的題目是《過程、生態學和政治主體性》；芝加哥大學麗莎·赫德裏克（Lisa Landoe Hedrick）博士，她發言的題目是《懷特海說的是真的嗎？遞歸分析》；美國裏昂大學哲學教授王炳燁（John Becker），其發言題目是《宗教多元主義的未來》；美國過程研究中心項目主任安德魯·戴維斯（Andrew M. Davis）博士，其發言題目是《過程宇宙論：科學和哲學領域的新整合》；中國青年學者王倉福博士，其發言題目是《懷特海的“美”與老子的“自然”》；加州整合學院助理教授馬修·西格爾（Matthew David Segall）博士，其發言題目是《獨自感受極限下的物理學》；美國林恩-本頓社區學院藝術、社會科學和人文學科講師露絲（Ruth Chadd Garcia-Jaramillo），她的發言題目是《走向跨後人類主義的未來》；哈佛大學卡沃爾（K. E. Carver）博士是一位跨學科學者，其論文題目是《在發光的光環中：伍爾夫、懷特海和餘下的奇迹》；韓國青年學者鄭熙英（Heeyoung Jung），她發言的題目是《為了亞洲女性環境危機的世界觀新範式——一個後殖民-過程視角》；美國生態文明研究院的梅根·安德森（Megan Anderson），她發言的題目是《過程中的未來：服務於共同福祉的能源與經濟學》；耶魯大學的道斯（Andrew Doss）博士，其發言題目是《主權的終結及國際治理結構中過程模式的希望》。

您或許覺得他們中的一些人太過年青，如梅根小姐姐才二十五六歲。但考慮到她們的許多同齡人尚沉溺于秀包包或一門心思向錢看或索性躺平，她們已開始關心涉及人類和地球生死存亡的重大問題，我們應該把敬意留給她們。

這些過程新鮮人的閃亮出場連同他/她們令人耳目一新的發言題目，無不令人看到了過程研究未來發展的希望。北京林業大學資深教授李鐵錚先生在不久前的一篇文章中曾用“過程哲學研究春潮涌動”一語來形容過程哲學的新動向。此番全球過程人的盛會的確令人聞到了潮來的氣息！這裏唯有送上深深的祝福！

作為生態文明的理論支撐，有機過程思維不僅在中國擁有深厚的文化思想基礎，而且在當代西方也日益受到人們的重視，值得我們對之進行深入的探究。相信假以時日，隨着生態文明的時代大潮不可遏制的來臨，有機過程思維注定有個璀璨的未來。

（作者劉強，電子科技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副教授，碩士生導師；王治河，中美後現代發展研究院執行院長，博士生導師；李棟，教育學博士，內蒙古師範大學教育學院講師，碩士生導師）

中國哲學智慧核心：三才中道

俞懿嫻

面對百年未有之大變局，21世紀世界文明正走在十字路口。歷經20世紀不同文明的衝撞，兩次世界大戰和冷戰的結束，全球化運動一度勢不可擋。然而到了21世紀初，反對全球化的聲浪日益高升，文明之間的衝突與對立日益失控。人類究竟往何處去？是尋求共識，透過彼此了解，而互信團結？還是各執私利，彼此醜化，而仇視分裂？

宏觀世界大局，中西文明對人類的整體發展各有貢獻。西方的科學主導了現代文明的進程，宗教信仰也長期撫慰了西方人的心靈。然而科學帶來科學主義（scientism）和物質主義的弊端，科技造成地球生態的崩潰，嚴重威脅世界文明的永續發展。西方一神的宗教信仰，排他非理性，造成西方文明長期陷於政教衝突與宗教戰爭，對不信仰者採取迫害或排斥的手段，喪失真正的宗教神聖性。唯有中國文明，雖與世界歷史相對隔絕發展數千年，却從未發展出一神信仰與物質主義的極端思想。中國文明的核心智慧見於“古易”，以天地人三才、人處其中的中道，指示人類反本回歸人道、人性。本文認為值此世界變局之中，唯有透過文明互信理解，擷長補短，以中國人的**初始**人本主義（primordial humanism）團結世界，或可開啓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新章。

哲學處于“無人區”嗎？

英國哲學家伯特蘭·羅素（Bertrand Russell）在他的《西方哲學史》（*History of Western Philosophy*）一書中說：“哲學，正如我將理解的那樣，是介於宗教信仰和科學之間的东西。……因此我要主張，所有確定的知識皆屬於科學；所有超越確定知識的教條都屬於宗教信仰（theology）。”于是他將宗教信仰和科學之間的“無人區”（“No-Man's Land”）留給了哲學。

然而，對一些中國哲學家而言，“哲學”永遠無法在這“無人區”裏蓬勃發展。事實上，許多熟悉西方哲學史的中國哲學家心中感到印象深刻的是，西方哲學要不是與宗教信仰就是與科學緊密地聯系在一起，以

至於哲學的真實特徵——對人類智能的追求——隱蔽起來，甚至於開始消失不見。

哲學不過是宗教信仰的侍婢？

人們可以看到，在傳統和現代西方哲學中，智慧逐漸消失。古希臘哲學家，**亞裏士多德**（Aristotle）將宗教信仰——上帝的知識——作為他形而上學的最高冠冕。他稱上帝為“不動的動者”（unmoved Mover），是所有運動開始的第一因。他將完美善良和永恒，純粹的現實，純粹的形式，不具部分獨立和必然的存在，歸於神性。顯然**亞裏士多德**的上帝，全然是希臘式的。它是一個哲學神，形而上學的前提；不是基督教或任何宗教意義上的“上帝”——不是世界的創造者，也不是人類崇拜的適當對象。

然而，從基督信仰傳入西方文明之後，在羅馬帝國崛起之初，漸漸成為西方的主導宗教。此後，哲學不過是其宗教信仰女王的侍婢罷了。哲學家們問，我們能用理性來證明對於上帝的信仰嗎？上帝的存在能被證明嗎？上帝的屬性或本質是什麼？我們怎樣才能認識上帝？對上帝的信仰，是否意味著對於死後來生以及靈魂不朽的信仰？作為無所不知、無所不能、無所不在、完全良善的上帝所創造的造物之一，我們還能擁有自由意志嗎？是否因為自由太寶貴了，上帝便賦予我們自由意志，而以能選擇行邪作惡為代價呢？上帝擁有防止邪惡發生所需的所有知識和能力，怎麼能免于承擔讓世界上仍有邪惡的責任呢？幾個世紀以來，這些問題成為西方哲學和宗教信仰的主要問題，爭論仍在繼續；哲學家 and 宗教信仰家們至今沒有達成一致。

西方哲學一方面與有神論和宗教信仰的聯系，另一方面與物質主義和科學的聯系是有道理的，因為這兩個者都試圖尋找宇宙的“終極原因”——有神論和物質主義祇是各有不同的方法和答案罷了。粗略地說，中世紀的有神論者相信基督教的上帝是一種超自然的力量，它創造了宇宙和包括人類在內的所有生物，所

以上帝是萬物的最終原因。物質主義者在宇宙學和天文學發現的支持下得出結論，萬物都是由“物質”構成的，根本沒有上帝存在。

霍布斯機械論的願景得到充分實現

西方哲學和科學的密切關係，不亞于它和宗教信仰的關係。西方科學和哲學一樣淵源于古希臘。西方哲學肇端之初，泰勒斯（Thales）、阿那克西曼德（Anaximander）、阿那克西美尼斯（Anaximenes）、赫拉克利特（Heraclitus）、恩培多克勒（Empedocles）、阿那克薩哥拉斯（Anaxagoras）、留基普斯（Leucippus）和德謨克利特（Democritus）等哲學家們，對於探究實在性的本質感到興趣。他們問：“這個世界是由什麼構成的？”“水，”無限（*aperon, the Boundless*），空氣，火，土，種子和原子——一種或多種基本物質成爲支撐表相世界背後實在性的候選者。在這裏，自然哲學家大多認爲人類是宇宙中衆多成員之一，因爲他們和其他存在事物有着相同的性質。

沿着前面的思路，亞裏士多德發展出他的“四因說”，或者解釋事物的四個原理：物質因（*material cause*），其質料構成；形式因（*formal cause*），其形狀與本質；動力因（*efficient cause*），其被造所由；以及最終因（*final cause*），即其目的。亞裏士多德將實體事物理解爲質料因與其形式因的結合，對西方哲學產生了很大的影響。隨着它流傳到中世紀，亞裏士多德的實體論（*substantialism*）轉變成爲托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所理解的、現代科學意義上的一種機械物質主義（*mechanistic materialism*）。

對於霍布斯來說，一切都祇是物質的，包括人類和他們的心靈——他甚至認爲上帝也是物質的。他聲稱所有物質，毫無例外地，皆按照機械或物理定律不斷地運動。在這種物質主義的世界觀中，人類被視爲動物機器（*animal machine*）或自動機器（*automatum*）。正如霍布斯在《利維坦》（*Leviathan*）中所說：“因所謂的心臟，不過是一股噴泉；而神經，不過是無數多的弦綫；關節則不過是無數多的輪軸，給整個身體帶來運動，就像它的製造工匠想要的那樣？製造藝能走到極致，即模仿了自然界最理性與卓越的作品——人類。”

隨着生理學、生物化學、神經科學、認知科學和遺傳學和許多其他現代科學巨大進步一起蓬勃地發展，霍布斯機械物質主義的願景得到了充分實現。因此，

不僅人體的生化過程（*bio-chemical processes*）已被非常詳細地理解，且我們所有的常識性心理狀態（*mental states*），也可從大腦狀態（*brain states*）的角度來理解。物質主義開始主導十九世紀以及之後的西方哲學。

宇宙是自我生成的

與西方哲學有神論和物質主義傳統形成對比的是，以《易經》爲代表的中國古代哲學並沒有糾纏于上帝和物質的問題。它着眼于“功能（*function*）、“歷程”（*process*）而不是“實體”（*substance*），來理解“終極”（*the ultimate*）。在《十翼》之一《系辭傳》上一段話，解釋了宇宙過程及其與人類的關係，它說：“易有太極，太極生兩儀（陽和陰，分別是太陽和月亮、男性和女性的象徵）。兩儀生四象（分別代表春、夏、秋、冬），四象生八卦（乾☰、坤☷、震☳、艮☶、坎☵、離☲、巽☴、兌☱，分別象徵天、地、雷、山、水、火、風、澤）。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業。”

《系辭傳》這段廣爲人知的段落中，“易”一詞是句子的第一個字符，據說“擁有”或“占有”太極，因而被解釋爲宇宙之始。就現代宇宙學的觀點來說，“易”一定是宇宙大爆炸（*the Big Bang*）之前的東西——它發動了整個宇宙的開始。而“易”一詞在《系辭傳》中也被定義爲“生生不已”，或者我們可以說“不斷的創造”。因此，我們完全可以說，對於《系辭傳》的作者而言，自然或宇宙是一個自我生成（*self-generating*）、自我創造（*self-created*）、自發的（*sporadic*）、有機的（*organic*）和活生生的（*living*）系統，由變化和創造性（*creativity*）的宇宙功能（即“易”）所發起。

古代中國人是一個農業民族，他們最關心的是他們賴以生存的自然環境。他們認爲自己站在地上，仰望天空，可以看到周圍的一切都按照自然秩序生長和繁榮。季節性的氣候和溫度，及時的雨和風，肥沃的土地，新鮮的空氣和水——所有這些使他們能春耕、夏耘、秋收、冬藏，過着合乎自然規律的農業生活。

所有這些農業經驗，經由《易經》作者加以主題化（*thematized*）、模式化（*patternized*）和象徵化（*symbolized*），擴而大之地解釋宇宙中發生的一切。他們認爲宇宙是從太陽和月亮、白天和黑夜的規律模式演變而來的，然後帶來了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一年四季，反復循環。他們把八種最明顯的自然現象——天、地、雷、山、水、火、風、澤——作爲宇宙的基

本組成部分。最後，他們認為當人們與這些自然現象中的每一種互動之時，無論是象徵性的還是實質上的，吉凶禍福的機運將決定他們生活的成敗。

在中國古人心中，沒有機械因果關係的想法

在古代中國人的頭腦中，沒有什麼類似西方機械因果關係的想法。占據古人心中的是真實的、具體的、變遷的和復雜的生活情境，所有這些都與他們所生活的自然環境密切相關。因此，一方面，他們一絲不苟地觀察自然的秩序，自然現象的模式或規律，並試圖與它們和諧相處。另一方面，他們將自己的命運和不幸歸因於偶然，這是不可預測和無法表達的東西，因為他們的生活中涉及太多復雜的因素，太多的事故或意外事件。他們有時會與一個無名的“神靈”（Deity）交流，並通過占卜希望對未來的事件有一絲了解。他們確信一定有某種超越人類的存有（superhuman being）——并非全能的上帝——知道一切。至於他們對超自然的知識，基本上採取了不可知論（agnosticism）的態度。正如孔子所說：“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

因此，有人可能會爭辯說，卡爾·榮格（Carl Jung）在《易經》英文譯本的“前言”（“Foreword”）中所說的話是半真半假的。“中國人的思想，正如我在《易經》中看到的那樣，似乎祇專注於事件的偶然性。我們所謂的巧合（coincidence）似乎是這種特殊心靈的主要關注點，而我們所崇拜的因果關係幾乎被忽視了。”榮格後來提出了同時性（synchronicity）的概念，而不是因果關係；後者意味着有意義的巧合，“將在空間和時間中發生的巧合事件，視為不僅僅是機遇（chance）：也就是在客觀事件中特別交相依存的關係之外，還有與觀察者或觀察者們主觀‘心理’狀態之間的關係”。

事實上，西方人最關心的，即因果關係，在中國人的心目中從未獲得同樣的地位，因為它專注於創造性和人們應該為未來做準備的想法。然而，對於中國人來說，大多數事情仍然是可預測和可計算的。中國古代既有秩序的概念，也有偶然的觀念，但沒有機械因果關係的概念。所以另一半真相是，中國人的思維中也有自然的秩序和宇宙的節奏，這使得宇宙是可理解的、可預測的。最重要的是，對於古代中國人來說，宇宙的範圍是有限的，但它的功能是無窮的。一切都在變化之中，但這是一個自我生成、自我創造和創新的過程；

不需要有位格的神（personal God）運用超自然的能力（supernatural power），從無到有地創造萬物，萬物也不能被化約為基本粒子。所以說，有神論和物質主義在中國古代哲學中都沒有地位。

中國哲學的核心是天、地、人三位一體

中國哲學的真正核心——以《易經》為基礎，實際上是天、地、人三位一體。正如我們的常識告訴我們的那樣，人類生存在天地之間；他們在其他自然物種中脫穎而出。正如《系辭傳》中所言，“易之為書也，廣大悉備，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兩之，故六。六者，非他也，三才之道也。”“三才”是指天、地、人。他們天賦異稟，站在一起展示最神奇奧妙、最不可思議的表演。天地孕育了人類，就像其他自然物種一樣，但人類是唯一能模仿天地創造的力量，為自己創造一個人道世界的物種。

三才之道的原理指出了人在宇宙中的位置，他與自然的密切關係，以及他在宇宙創造過程中的獨特參與。天、地、人各有各的原則或方式。這可以用“十翼”中的另一傳《說卦》來解釋。它說：“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天”掌握着時間的原理——陽（太陽）和陰（月亮）變化導致的時間性。因此，通過我們對“天”的觀察，我們知道時間正在流逝。通過對其他天體的觀察，我們知道四季節變化時間。所以“乾”所象徵的“天”，代表時間。

對《說卦》的作者而言，大地的原理建立在柔軟和堅硬的土壤質量之上——農業活動在很大程度上依賴於耕作土地的質量。不同種類的作物需要生長在柔軟度或硬度不同的土壤上，所以人們必須知道土壤的質量。在廣袤的田野上工作，自然會給人一種廣闊的空間感。所以以“坤”為象徵的“地”，其實應該理解為是空間的概念。

人要置身于天地之中或時空之中，就必須確立自己的人性原則，即仁義，與天地原則相結合，成為三才之一。這就是我們所說的“原初的人本主義”，它深深植根於中國傳統思想中。在我看來，這便是中國哲學的核心價值——既不偏向物質主義，也不偏向一神信仰的中道智慧。

（作者俞懿嫻，臺灣東海大學哲學系教授）

大轉變：從分離到統一

【美】大衛·施沃倫 曲躍厚譯

摘要：宇宙鼓勵我們用不同的眼光看待生活，所以我們聚焦于那些持久而重要的事情。但在當前，我們則傾向于強調那些短暫而細微的事情。為了幫助人們轉向這一深刻的觀點，幾個主題被突出出來，這樣它們就能為所有人看到。它們意味着把符合實在的各種理念和那些相反的理念進行對比。第一個主題是認識到，對一種幸福、滿足的生活來說，少比多往往更令人滿意。第二個主題促使我們優先考慮自然的健康和活力。畢竟，我們是自然的一個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既是其監護人，又是其受益者。第三個主題是在表達我們以為我們知道的事情時，克制我們的自我的重要性。換言之，你在表達你對我們的星球進化中的這個混亂時期的理解時要謙卑。在正文中，我們將更為詳細地討論每一個主題及相關的各種理念。把這些亞主題聯系在一起的一個總主題是，在我們的所有言行中需要從分離思維轉向統一思維。

在你試圖對世界事務發揮積極作用的時候，祝你好運。社會分裂加劇，生態系統惡化，人際關係破裂，往往是無法修復的。我們怎樣才能從最令人厭惡的狀況轉到我們所尋求的狀況呢？

目前的狀況是我們造成的。我們可以改變它們，但祇有當我們關於什麼構成了一種有意義的、有益于健康的生活的信念發生了重大轉變時，才能改變它們。這就需要對我們的各種價值和優先選項進行重新排序。儘管更多的東西可能偶爾地增加我們的歡樂和滿足，但這種歡欣鼓舞是零星的，並遠離了最佳狀況。日益加劇的不平等表明，經濟增長並沒有為大多數人提供更好的生活水平。在這個被稱為生活的實驗中，除非大多數參與者在參與並得到滿足，否則混亂將是頻繁的和令人不安的。沒有人會一直感到高興。宇宙（The Universe）鼓勵我們用不同的眼光看待生活，把我們的注意力放在那些持久而重要的事情上。我們將在下文中討論如何做到這一點，現在，我們必須記住的是，人類有自由意志。因此，形成一種足以改變各種思想，並面向

一種更為有效的方向的共識，是一項極為緩慢的工作。但是，它是我們必須完成的任務。增長智慧還是加速滅亡？可持續地生活還是面對各種後果？選擇在我們。

一、幸福經濟學

從哪兒開始呢？首先，要感恩并接受我們所擁有的東西，同時避免相互比較，這是芬蘭人的兩個主要特徵。根據《世界幸福報告》，芬蘭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國家之一。但芬蘭人也會淡化物欲，避免公開炫富。在芬蘭，“成功”之士被認為和他人并無不同。畢竟，成功是一種依賴個人價值和判斷主體的主觀判斷。芬蘭人還非常注重置身于自然之中。他們相信，在其日常活動中融入各種形式的野外生活會增加他們的幸福感，並使他們更深刻地感受到支撐萬物的那種統一性。最後，芬蘭人彼此信任，真誠相待。既然社會充滿了謊言，失信的泛濫又何足為怪呢？增進信任乃是構建個人福祉的重要基石。

對物質財富的貪得無厭，並沒有如願以償地發揮作用。幾個世紀以來，世界一直圍繞着這樣一種信念而得以建構：持續的經濟增長將把我們從貧困、污染和衝突等反復出現的問題中拯救出來。更多的東西可能使我們分心于各種問題，並暫時轉移了對無權者的注意。然而，它們並不是解決我們面臨的各種挑戰的永久辦法。我們需要從聚焦物質存在轉向聚焦更為自覺的存在。聚焦前者給我們帶來了什麼呢？是一種某些人物質富庶、而大多數人焦慮和痛苦的緊張生活。我們優先考慮的是短期的社會地位，以及衡量成功和幸福的標準的權力。顯然，多年的研究已經表明：更多的東西並不能使我們更快樂。一旦人們吃穿住的基本需要得到滿足，更多的溫飽並不會增加一個人的幸福。

事實上，某些人相信，過多的選擇乃是不幸、焦慮和不滿的一個公式。那些面臨過多選擇的人比那些滿足于較少選擇的人更不快樂，更不樂觀，更不自信。那些滿足于更少東西的人更為自律，更為寡欲，既不擔心是否會做出更好的選擇，也不後悔任何“不完美”的決定。

二、高成本的增長

爲了糾正這種狀況，我們需要衡量的是我們的繁榮和福祉，而非像國內生產總值（GDP）這種有缺陷的指標。沒有哪個單一的數字能夠捕捉到貨幣政策、消費信心、生態活力和完整的供應鏈的狀況，但我們却依賴 GDP 的指標來準確地告訴我們這一點。此外，GDP 把那些危害社會的事情——從污染到飛機失事（兩者都需要增加 GDP 的支出）——都當作了經濟的積極貢獻者，但卻從 GDP 的計算中排除了諸如數百萬公民的家務勞動這樣的有益貢獻。除了使生命更有價值以外，GDP 成了衡量一切的標準。也許，聚焦那些增加社會福祉的經濟活動要更好。這樣，一個部分就不會在另一個部分萎縮的同時而膨脹。

更有洞見的措施包括，確定我們如何公平地滿足基本的人類需要，以及我們如何成功地激發創造力、豐富各種關係並鼓勵那些服務於共同福祉的合作。更寬泛地說，我們如何才能改善我們的生物管理、心理管理和環境管理。

把追求經濟增長和它乃是獲得滿足與幸福的唯一途徑這一信念剝離開來絕非易事，因爲它是一個我們心中長期固有的概念。幸運的是，很快就會有更有意義的信息來支撐作爲經濟的福祉。聯合國預計將發布一個更新的、用標準化的指標來衡量幸福和可持續性的國民核算體系，並將推動每個國家保持一致，以便有一個可比性的基礎。人們希望，它將取代 GDP 在政治和經濟決策中的作用。

今天的經濟增長口號急需更新。令許多人驚訝的是，人類在數百年甚至數千年裏幾乎沒有經歷過任何經濟增長。在產業革命前的五百年裏，歐洲的人均收入并無增長。

祇是在約兩百年前，經濟增長的需要才得到重視，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重大創新和石油及煤炭等碳基燃料的大量使用。現在，我們已經到了強烈反對化石燃料的地步。越來越多的公民看到，溫室氣體的增加對我們的氣候和生命的可持續性產生了有害的影響。

這並不是說過去幾年的無增長軌跡將免于各種挑戰。回到一個經濟停滯的世界，將使那些最爲脆弱和無力的人成爲最大的輸家。這可能造成社會動蕩，加劇各階級之間相互鬥爭的危險局面。怎麼辦？許多人訴諸技術進步作爲我們的救世主，另一些人則認爲這祇是一廂情願。盡管可持續的能源技術是可能的，甚至是

大概率的，但它們還有很長的路要走，這就使得目前的科學理性缺少時間來推進和提供實際的解決方案。和大多數事物一樣，宇宙不會讓我們毫無防備并完全依靠我們自己。幫助是可利用的，即使它來自一個預期的來源。讓我們想想外星人！我知道這一理念是有爭議的，而且會使許多人懷疑，如果不是徹底的憤世嫉俗的話。請耐心地聽我說，讓我來提供一些來自令人尊敬的科學家的意見，以支持這一觀點。

三、跳出這個世界

德國科學家馮·布勞恩曾說過：“我們的太陽是銀河系中 1000 億顆恒星之一，我們的星系是宇宙中數十億個星系之一。如果認爲我們是浩瀚無垠的宇宙中唯一的生物，那就太自以爲是了。”

美國天文學家卡爾·薩根告訴我們，“人類文明的未來可能取決於接收各種星際信息。”

最後，套用受人尊敬的科學家和數學家斯蒂芬·霍金（他的數學智力超過了大多數人）的話說，祇是這些數字就足以使我們對外星人的思考變得完全理性。

既然科學家估計宇宙中有 1000 多億個星系，每個星系又有無數恒星，那麼認爲我們是現存的數萬億個行星中最先進的生命形式，就是極不合理的。

還沒有被說服嗎？你覺得金字塔是怎麼來的呢？人類仍然對建造這些巨大建築所需要的技能和知識感到困惑。這當然涉及一種先進的文明。你可能被那些長相、思想和行爲都像我們的生物所迷惑。大多數外星人和人類完全不同，他們不再擁有和需要肉身，所以能夠超速旅行到深不可測的距離。他們在許多其他方面更爲先進。首先，這一點應該很明顯，即人類不是高度進化的。我們的很多生態系統遭到了破壞，我們的健康和教育系統的很多部分失去了功能，不平等猖獗，而且人的工作報酬與其對社會的貢獻之間幾無聯繫。盡管我們很失敗，但外星人却是同情的和愛憐的。由于來自更爲古老的文明，他們經歷並克服了我們現在面臨的許多同樣的環境、經濟和社會挑戰，並理解我們的困境。他們知道，在最深的層次上，我們所有人都是密切相關的，並採取了相應的行動。他們正和我們一起幫助我們更快地進化。他們想要幫助的，以及我們需要幫助的，是從我們嚴重受損的海洋開始的。有人說，如果海洋滅亡了，我們的地球也就滅亡了。

大多數科學家相信，生命源于海洋。現在，不斷上升的海洋溫度不僅威脅着海洋物種，而且威脅着陸地

生命。隨着海洋熱量的增加，海水膨脹，海平面上升，海岸洪水和海灘侵蝕日益加劇，同時也破壞了我們的家園、商業和旅遊經濟。2021年，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發表的一份報告聲稱：“顯然，海洋的變化（包括變暖、更頻繁的海洋熱浪、海洋酸化和氧氣水平的降低）一直與人類的影響相關。”根據一些研究人員的報告，2022年，海洋溫度達到了創紀錄的水平。事實上，自2018年以來，每年記錄的海洋熱量水平一年比一年高。IPCC的報告就描述了從赤道到兩極隨處可見的海洋溫度的明顯上升。

爲了保護曾經構成了生命之基的海洋生物，人類必須承認其在氣候變化中的作用，並竭力扭轉人類已經造成的損害。應該鼓勵那些比人類更先進的存有（beings）來教育和幫助我們，這符合我們的自身利益。你將發現，那些心甘情願的雙手和知識豐富的存有隨時會來幫助我們。一旦我們的技術有所進步，而且我們傾向於以一種開放和謙遜的方式進行交流，他們的幫助就會變得更容易。

進化的一個基本目的，在於將所有存有從一種孤立的自我中心狀態轉變爲一種與所有存在結合的狀態。這樣做便含蓄地承認了萬物都是生命整體的一個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即一個不斷地爲更高的意識和自我實現而奮鬥的生命。通過承擔與所有存在相結合的目標，一個人就能成爲一個真正實現的生命。在此之前，無知、混亂和對生命意義的誤解會遮蔽人的視野。然而，祇要有一種正確的觀點，就可能有一種輝煌的轉變。人們不僅會更好地理解自己和他人，而且會更好地理解人類在宇宙中的獨特目的，以及如何以一種平衡的、可持續的方式發揮作用。這就提供了所有人都渴望的那種安全。

四、大轉變

歷史上的大師和聖賢們已經以不同方式談到了這種大轉變，它乃是所有存有的一個目標。與這種哲學呼應的古代智慧的一種當代版本，是在《心路治療》（*The Pathwork*）一書中被發現的。這本深刻的心理—精神著作包括了258個講座，其中之一聚焦的就是“人類發展中的大轉變”。本文的部分內容來自《心路治療》這本著作。

第一步是意識到你在努力維持一種與世隔絕的生活。最初，這可能是無意識的。因此，必需深入探究自我認識，這包括了對我們的無意識的問題、信念和態度的一種理解。自我認識和自我接受是先決條件，其

他的一切自然會隨之而來。改變我們的內在方向會帶來無盡的歡樂、目的和安全，擺脫孤立和自我中心性的習慣傾向需要勇氣。但是，繼續走分離的道路會造成恐懼和不安。

此外，改變這個世界的最佳途徑是提高所有創造方面的意識。從分離思維到統一思維，是這一途徑的關鍵一步。人心越是面向泛愛和接受，就越會不僅服務於自己，而且服務於世界。自覺的人會意識到，無論他們爲自己做什麼，他們也是在爲他人做貢獻；如果他們不能爲他人做貢獻，他們也就被排除了。這是一種邏輯推理，因爲一切都是必然聯系的。

例如，當人們真正理解了生命統一體以及萬物是如何互聯和互依的時候，傷害創造的另一部分（無論是一個人、一個植物、一個動物，還是生命之網的任何一個部分）便成爲不可想象的。

更具體地說，那些拓展了其意識的人不大可能污染環境，否認人們的權利，從事不誠實的活動或參與不健康的關係。因爲他們知道我們的錯誤概念和扭曲信念的來源和原因，以及它們所造成的損害是一種極具衝擊力的經驗。它有助於增強人們的決心，以保持對所有思想和行動如何影響他人的意識。因果規律既有積極的作用，也有消極的作用。我們來深入考察一下你的生活中的各種衝突。我們做出的每個選擇都會影響每個人和每件事。從分離思維轉變到統一思維，產生了一種前所未有的歡樂和安全。對支撐生活的所有方面的目的的深刻理解，將給心理以難忘的印象。意識到自己恰好是整體的一個部分，給人以足夠的滿足和自信。隨着人們的價值、目的和生活觀念的變化，人的尊嚴和福祉會大幅提高。認識到你和所有存在的共同性，會增加創造性並減少孤獨感。這種轉變是微妙的，而且無需人們的外在生活的一種劇烈變化。它需要人的自我接受和自我認識的一種深化，其他的一切都會有機地隨之而來。

在這個極不安全和極不穩定的時代，我們渴望更大的確定性和理解。我們渴望的答案就在我們身邊，它來自對我們和萬物的聯系的認識，以及支撐所有存在的那種愛。

【作者大衛·施沃倫（David A. Schwerin），美國“企業社會責任運動”的領軍人物之一，美國心路治療學會負責人，著名心路治療家。譯者曲躍厚，解放軍原後勤學院教授。】

生態人的另類活法

樊美筠

人能靠西北風活着嗎？顯然不能。除了那些含着金湯匙出生的人，絕大多數的芸芸衆生，都逃不過飲食男女，都得想法謀生。如何謀生，便是現世必備的一門功課。

古代人有古代人的謀生方式，現代人有現代人的謀生方式，當然，後現代人即我們所說的生態人也有自己的謀生方式。

遠的不說，就拿我們身在其中的現代社會而言，相信大家深知謀生的個中滋味。現代社會相信金錢不是萬能的，但沒有錢却是萬萬不能的。謀生的方式就簡化成如何掙錢。掙錢越多，人生就越成功。而如何擁有一份高薪的工作，則與教育直接掛鉤，因為學歷越高，意味着收入越高。教育成了投資，成了生意，學校窄化成工作培訓場，學生便在長達十數年的學校教育中，從一個鮮活的生命，先變成學習機器，再變成工作機器與消費機器，最後被嚴絲合縫地安裝在現代化這部巨無霸式的大機器上，從此，拉美特利“人是機器”的設想便大功告成。

但人不是機器，人是生命有機體，人有感情有理性有意志，無時無刻不在變化與生成之中，又怎能真正地成為沒有情感意志的機器呢？人生不僅有柴米油鹽，還有詩與遠方。將一個鮮活的生命强行變成機器，將豐滿的人生粗暴地窄化成一日三餐，為了物質財富的積聚與占有拼命工作，其結果就是現代社會人的身心靈飽受摧殘，各種身心疾病層出不窮且日趨嚴重。這一切，都是現代人的謀生方式惹的禍。

因此是時候考慮換一種活法了，換一種後現代人即生態人的謀生方式。用一種旨在發展健全人格、追求健康幸福且造福家人、他者、社會以及整個星球的生活方式，取代現代工業文明中那種單純追求物質財富的占有、使人異化為非人的生活方式。

要做到這一點，現代教育必須向生態教育轉型。教育的主題不是知識，而是生活。教師所教、學生所學，都必須與他們的生活密切相關，都必須對他們所面臨的

各種生活挑戰有所啓發，有所幫助。教育的目的不應是將學生培養成單面人、碎片人與空心人甚至機器人，而是後現代的生態人。

什麼是生態人？

按王治河博士的界定：所謂生態人又稱有機人，意指有生機的人，就是生命意志強韌，生命狀態飽滿的高生商的人。所謂高生商的人就是擁有生態意識，富有生態智慧的人。她對事物內在的有機聯系有覺知，對他者有感覺。

所謂對事物的內在的有機聯系有覺知，就是深悉萬物皆“互在”，對事物之間的內在聯系有着明晰的覺察，對事物的因果有着透徹的領悟，她/他懂得如果大地病了，人也不健康，因此她/他不會用犧牲土壤健康的去增強植物的健康，或犧牲植物的健康去增強動物的健康，或犧牲動物的健康去增強人的健康。因為她/他知道“一種好的農業絕對不會污染或侵蝕當地的水資源”，因為“對水好的，一定對地也好，對土地好的一定也對植物好，對植物好的一定也對動物好，對動物好的一定也對人好，對人好的，一定也對空氣好，對空氣好的一定也對水好。反之亦然”。

所謂對他者有感覺，就是對他人有感覺，對自然有感覺，對一個時代的憂鬱有感覺，對美有感覺。因為她/他擁有一種“共命意識”，知道我們與他者是一個有機的生命共同體，我們與他人，我們與地球相互依存，休戚與共，一損俱損，一榮俱榮。因此格外善待他者，努力改進與他者的關係，最終在利益他者生命的同時，豐富自己的生命，提升自己的生命。

這樣一種生命意志強韌的有機體肯定無法被嵌進工業文明這部大機器之中。他/她需要一種新的生活方式，他/她必須自己創造出這種生活方式。在生態教育的培育下，他/她不僅有勇氣對流行的生活方式說 No，而且也有這個底氣與自信去過一種新的生活，因為生態人不僅心中有理想，胸中有情懷，而且手上有本事。她/

他具有打通事物隔閡的能力，轉化事物的能力以及打通學問與生命的能力。所謂內在有力量，外在有本領，就是指這種人。

實際上，在我們的生活中，這種嘗試另一種活法的生態人已經越來越多。在美國，溫德爾·柏瑞（Wendell Berry）就是一位生態人。他於1977年辭去他在肯塔基大學的教職，跳出體制，回鄉當了一名農民。從體制內跳出來，能否養活自己與家人，于他又何嘗不是一種冒險？

在辭去大學教授之職回到故鄉後，他談及當時自己的感受：

一開始我做出回家的選擇是猶豫不決和試探性的，後來就變得一心一意和完全有把握了。我來這裏是要留在這塊土地上的。我希望在這裏度過我的餘生。這一思想確定下來後，我開始用一種新的定義、新的理解、新的真誠來看這塊土地……我發現了它的富饒、它的歷史以及它潛在的無限價值。於是，在種植玉米與其它谷物的同時，他種着種着，就成了美國著名農耕詩人、小說家與美國當代文化批判者，還榮獲各種殊榮，2013年，更成為美國人文與科學學院院士。在一次大學畢業典禮

演講中，柏瑞呼喚一種“回家的教育……當今教育體系祇有一個專業，美其名曰‘向上流動’，今天我們迫切需要一個新的專業：“回歸家園”，以應對世界普遍瀰漫的生態虛無主義。

無獨有偶，三十年後，柏勵這種“換一種活法”在大洋彼岸的中國也找到了知音。年輕的石媽博士，本是城市人，却先是去美國務農，回國後創辦小毛驢農場，種植有機蔬菜，結果一發不可收拾，活得是風生水起。2012年，創辦“分享收穫農場”。2012年8月29日，社區支持農業“分享收穫”開始給會員配送蔬菜。2016年3月16日，當選2016年“全球青年領袖”。2018年，當選為國際社區支持農業聯盟聯合主席。

這樣另類活法的例子，在世界各地還很多，而且會越來越多，終將成為主流。因此，勇敢地跳出現有的框架，換一種活法，又何嘗沒有活路、沒有前途！正如魯迅所說的那樣：“地上本沒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作者樊美筠，美國過程研究中心中國部主任，柯布生態書院院長）

轉換與超越

——建設性後現代主義在中國的發展

李玲

建設性後現代主義的理論訴求在彌合前現代、現代和後現代之間開辟了一條新路，它涵蓋多個學科，是一套跨學科、跨專業的綜合性理論體系，隨着建設性後現代主義生態運動在世界範圍內的廣泛傳播，其所首創的整體有機論在整個學術界產生了極大的共鳴，業已成為一門對當今世界有巨大的影響力的顯學。

西方主要的老牌資本主義國家在各自的現代化進程中都面臨着各種形式的生態惡化與環境污染問題的困擾，中國的現代化之路也同樣無法獨善其身。正如

格裏芬所言：“所謂的後現代就是要保存現代概念中的精華，同時克服其消極影響。”（王治河，樊美筠：《第二次啟蒙》，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年，第3頁）他認為中國祇有在現代化的過程中避免歐美國家實現現代化所犯的種種錯誤，中國的現代化才稱得上是“後現代化”式的現代化，即一種生態的、可持續性蓬勃發展的、具有活力的現代化。建設性後現代主義以其獨特的思維方式提供了一個前景美好的、詩意的、生態的世界，在發展中融合了中國傳統哲學中的生態智

慧，也給中國的後現代化提供了前瞻性的指南，和中國文化一起為世界的所有生命的共同福祉做出了卓越的貢獻。

從20世紀90年代起，隨着意識形態領域包容和寬鬆的開放意識越來越開闊，中國學界開始引入西方一些先進的甚至有爭議的理念和思想，並加以選擇、研究和吸收。和中國傳統文化、尤其與中國現實相對契合的建設性後現代主義思想的理念，更是引起了有識之士的高度關注。建設性後現代主義思想立足于中國現實，致力於實現其與中國傳統文化的契合與轉換。

當然對於建設性後現代主義的價值也不可避免地出現多種觀點，其中影響力較大的主要有兩種：第一種觀點認為應當注重面對現實解讀建設性後現代主義的理論內涵，不應祇把目光放在其與中國傳統文化間的契合上，更要從差異中探究，注意警惕“那種認為……中國可以捷足先登地直接進入‘後現代主義社會’的觀點，否則將導致從後現代的視角消解現代性，阻礙着中國現代文化精神的生成”（陳仕平：“科學觀：建設性後現代主義和中國傳統儒家的差異”，《自然辯證法研究》2007年第7期，第86-87頁）。第二種觀點認為，建設性後現代主義的價值也是一把雙刃劍。我們應該在避其弊，求其利的同時，還要進行轉換和超越，從中淬化出最適合中國現代發展特色的東西。這將使我們能夠超越性地預見到現代化進程中即將來臨的種種問題，從而利用後發優勢降低現代化的代價，在找回傳統文化自尊的同時為自己的發展和進步獲取更多的新理念和新思路。建設性後現代主義為我們提供了一種審視現代性、尋找新的價值譜系的窗口，中國的現代化既不應重復後現代主義所批判的現代社會模式，也不能盲目地走在前途不明朗的歧途中，而是在對世界現代化進程中有益經驗的合理借鑒汲取失敗教訓的自覺克服基礎上，以全球化為背景開辟出一條適合中國現代化進程的全新蹊徑。

當我們從中國傳統文化蘊涵的深度來解讀建設性後現代主義時，就會隱隱發現其很多理論資源以及價值目標取向都可以從中國傳統文化中得到啟示和借鑒。這種借鑒通過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吸收和利用，進一步豐富和完善了建設性後現代主義的理論，也在很大程

度上促進中國傳統文化自身的發展與創新。

一切進步的理論研究都有一個最終的歸宿，那就是為了人類擁有更加美好的生活和可持續發展。所以我們要秉承中西互補，去粗求精、去偽存真，充分發揮和挖掘自身的文化資源優勢，萃取外來（譬如說建設性後現代主義）先進理念，在此基礎上構建新的理想大廈，為整個人類美好的未來而奮鬥，這無疑具有十分重要的現實意義。

縱觀全球，現代性的危機和挑戰已成為全球性的問題，全球化的大趨勢不可阻擋，不管相信還是不相信，承認還是不承認，當今這個世界已經一步步形成了“一損俱損，一榮俱榮”大態勢，不管那些強橫的、短視的世界霸權主義者如何逆潮流而行，搞什麼“單邊主義”拉小集團打壓其他國家，損人肥己，都改變不了這種趨勢，這從最近發生的“俄烏戰爭”就可以看出來，美歐國家制裁俄羅斯的結果是嚴重反噬了自己。這就告訴我們，建設性後現代主義以及中國傳統文化中的整體性觀念和生態美學是多麼的值得尊重，人與人、人與自然的和諧共生是多麼重要。無論是霸權欺凌、大搞單邊主義的霸權主義思維還是夜郎自大、閉關鎖國的保守心態都不是解決問題的可取之處，更是毫無出路的。

隨着中國的快速發展和逐步強大，“中國聲音”在世界範圍內越來越響亮，中國傳統文化為現代中國提供了堅實的基礎。中國現代發展也進一步弘揚了中國傳統文化，尤其是儒家和道家文化在當今的國際舞臺上發揮越來越大的影響。西方的諸多學者也理解和感受到了中國傳統文化的魅力，許多有識之士試圖從博大精深的中國傳統文化中吸取有益的思想和文化資源。由此可見，中國傳統文化中確實也有可供建設性後現代主義借鑒和利用的資源，諸如對聯系的重視，對整體性的哲理性的把握，對發展與變化的側重等，都值得西方哲學尤其是建設性後現代主義學習和借鑒。反之，中國傳統文化也可以從建設性後現代對現代性的反思中有所汲取、收獲和轉換，從而達到新的高度以實現突破性的超越。

（作者李玲，山東社會科學院文化研究所副研究員）

卡爾維諾小說中的生態文明觀

薛忠文

伊塔羅·卡爾維諾 (Italo Calvino, 1923 -1985), 二十世紀最重要的意大利小說家。他的作品充滿奇特和想象的寓言, 具有後現代主義風格。

人與自然之間的關係一直是很多作家關注的問題, 他們在不同的作品中, 表達了對如何認識和修正這一關係的思考。

卡爾維諾《我們的祖先》三部曲中的《樹上的男爵》, 體現了作家對人與自然關係的憧憬與思考。卡爾維諾非常關注自然物的物性, 並強調人與萬物的互通。值得注意的是, 他在小說中表達了人與自然應和諧相處的觀點的同時, 也表達了對融合程度的擔憂。

《樹上的男爵》通過作品中的人物創立了看待和認知世界的一種方法, 透露出作家對人與自然關係的思考。主人公柯希莫象徵了一種超越。他終生在樹上生活, 其實獲得了認知世界的一種新方法。“柯希莫從樹上觀望這個世界, 每一件東西, 從那上面看來, 都變了樣”; “誰想看清塵世就應當同它保持必要的距離”。正是這必要的距離使柯希莫在樹上獲得了審視世界的嶄新角度。樹上的世界擴展了柯希莫的視野, 為他能最快地既跳出又參與塵世的紛爭提供了新的平臺。

柯希莫在居高臨下的樹居生活中透視的是現實的沉重, 所以他的生活飽含分量。從作品的整個結構來看, 柯希莫的樹上生活具有遠離現實世界的童話色彩, 但就其在樹上的每一個具體行為來看, 却又都沒有超出經驗世界的範圍。

就《樹上的男爵》中的具體生態環境來說, 我們需要注意的是, 樹木對於柯希莫形象的意義。樹木的姿態在很大程度上參與了柯希莫形象的塑造。相對大地而言, 樹林是一個異質空間, 也是柯希莫離開土地後賴以生存的新天地, 他能夠換一個角度觀察和認知世界, 全憑森林世界的支。

《樹上的男爵》中的樹木不是孤立存在的, 它們總是與翁布羅薩居民的普通生活聯系在一起: 它們是最早的和最被看重的斧頭之下的犧牲品。翁布羅薩的居民沒有發現它的勃勃生機, 因為森林與人類相生相伴, 被視為生命中本來就存在的部分。

卡爾維諾非常關注自然物的物性, 關注人與萬物之間的互通關係。他從人的主體意識的角度, 在物性中發現了倫理價值。物性作為人性的對等表述, 是物性獲得尊嚴的一個途徑, 這也使物性本身具有了道德

意蘊。這些物性之所以具有倫理的價值, 是因為人性對它們的關照, 物性在與人性的融合中獲得了本該屬於自身的尊嚴。

卡爾維諾認為人與萬物互通。他強調萬物原本就是一個整體, 自然與人的心靈是息息相通的。人性使自然獲得靈性, 自然在靈性中煥發生機, 人類則在與自然的親密交互中生發出通天達地的自然情懷。他認為, 人的主體意識就是從自然中產生的。他說: “大自然是外在于人性的東西, 不過它跟人類心靈的最深處也是不能區分的, 其中存在着人類的夢想字符及幻想密碼, 若是沒有它們的話, 我們不會有理性, 也不會有思想”。

卡爾維諾借此表達的是, 生態系統的根本向題是文化系統, 尤其是文化系統中的倫理系統。如何從理解自然的角度的開展與它的對話, 完全取決於人類自身的思考和感受。

由於人類社會發展的流程, 生態倫理意識並不是傳統的主流意識, 我們習慣的是“人是萬物的尺度”, 充分肯定人的價值和主體意識。相對於人類而言, 自然的唯一價值是工具性和功利性的。強調人對自然的中心地位的“人類中心主義”作為傳統意識, 一直是壓倒性存在, 即人類對自然的徵服實際上構成了歷史發展的主線。“人類中心主義”雖然有其合理的一面, 但是, 如果在突出人的價值時沒有估量自然的價值及其對於人類的意義, 人類作為強者就會去肆意掠奪自然, 破壞生態環境。要對曾經的主流認識, 即反生態思想進行修正, 對生態危機中文化層面予以深切的關注、重建或者說糾偏舊的生態意識。

《樹上的男爵》中最有價值的生態意識, 來自於卡爾維諾對人與自然之間應保持距離的思考。人畢竟不是物, 所以, 人該以怎樣的姿態與自然和諧相處, 是一個值得深究的向題。

卡爾維諾對“人類中心主義”充滿了警惕, 同時, 他也與反“人類中心主義”的“生態中心主義”保持着距離。“生態中心主義”以生態倫理學和深層生態學為理論基礎, 強調自然的絕對獨立, 即人類與自然物互不干涉。

但是, 人終究不能等同於物, 人類作為具有主體意識的存在, 這一特殊性是自然物無法具有的。從人類歷史發展的角度看, 人對自然的改造是必然的, 在

人的理性還不够強大的時候，人類需要彌補自身條件和外部環境不足的時候，創造的所有工具、生存所需的食物、御寒之物等都來源于自然。在人類歷史發展的長河中，改造或徵服自然是人類能够健康發展的基本前提。在這一過程中，人類與自然確實無法做到真正意義上的秋毫無犯。從人類的主體意識的角度看，今天我們所談的生態意識，更多地是在檢討歷史。檢討的主體依然是人，祇有具有主體意識的人，才能催生出生態倫理思想。人類該如何合理地與自然溝通，如何安排大千世界，都是人的主觀意識在起決定作用。人類不可能與其他自然萬物毫無差別地同一于一體，他們必然表現為一種中心與從屬、主宰與被主宰的關係。如果人類與其他自然萬物毫無差別地同一于一體，人

的主體意識將不復存在。

卡爾維諾思考的是，如果人與自然深度融合，或者說零距離融合，將會給人造成怎樣的影響，甚至會不會使人喪失自身的本性。

卡爾維諾通過柯希莫這個形象叢感覺層面、理性層面以及拯救層面論證了人與自然既不可分割又要保持距離的必要性。

作家要表達的是，祇有清醒地認識自然，才能與自然和諧相處；祇有與自然拉開相應的距離，才能真切地認識自然。祇有在人的主體意識觀照之下，科學的生態意識才能够成立。

（作者薛忠文，山東社會科學院文化所副研究員）

兩個胎兒的對話

梅君編譯

在母親的子宮裏有兩個胎兒寶寶。

一個問另一個：“你相信分娩後還有生命嗎？”

另一個回答道：“當然。肯定有。也許現在的我們就是為了分娩後的我們做準備的。”

“胡說”，第一個說。“分娩後沒有生命。如果有，這是完全無法想象的。”

第二個說：“我不知道，但那裏一定比這裏更光明。也許我們會用腿走路，用嘴吃東西。也許我們會有其他我們現在無法理解的感官。”

第一個回答說：“那是荒謬的。走路是不可能的。還用嘴吃東西？荒唐！臍帶提供營養和我們需要的一切。但臍帶太短了。生命在分娩後仍然存在是非邏輯的。”

第二個堅持說：“我認為一定有某種生命存在，也許它與這裏不同。也許我們不再需要這條物理的臍帶。”

第一個回答：“胡說。而且如果有生命的話，為什麼從沒有人從那裏回來過呢？分娩是生命的終結，在

分娩後，祇有黑暗、沉默和遺忘。它不會把我們帶到任何地方。”

“好吧，我不知道，”第二個說，“但肯定我們會遇見母親，她會照顧我們。”

第一個回答說：“母親？你真的相信有母親嗎？那太可笑了。如果母親存在，她現在在哪裏呢？”

第二個說：“她就在我們周圍。我們被她包圍着。我們是她的一部分。我們生活在她裏面。如果沒有她，這個世界就不會存在。”

第一個說：“我看不到她，所以很合理地認為她不存在。”

第二個回答說：“有時候，當你靜下來，專注于傾聽時，你可以感知到她的存在，你可以聽到她慈愛的聲音，從上面呼喚着我們。”

也許這是關於是否存在上帝、神或道等終極實在的最好解釋之一。

《世界文化論壇報》

主編：

樊美筠

編委：

王治河

朱易

謝文鬱

黃勇

馮毅

曾慶華

倪培民

王蓉蓉

顧問：

葉朗

周桂鈞

安樂哲

樂黛雲

學術委員會：

（以姓氏筆劃為序）

丁子江

丁宏偉

王寅

任平

劉孝廷

成長春

劉笑敢

李晨陽

曲躍厚

陳俊偉

李惠斌

林克勤

吳國盛

楊富斌

陳榮灼

歐陽康

金惠敏

張修玉

俞懿嫻

顧林玉

魯樞元

鞠寶兒

溫恒福

責任編輯：

許迎輝

地址：PO BOX 212 Claremont, CA 91711 網站：www.postmodernchina.org